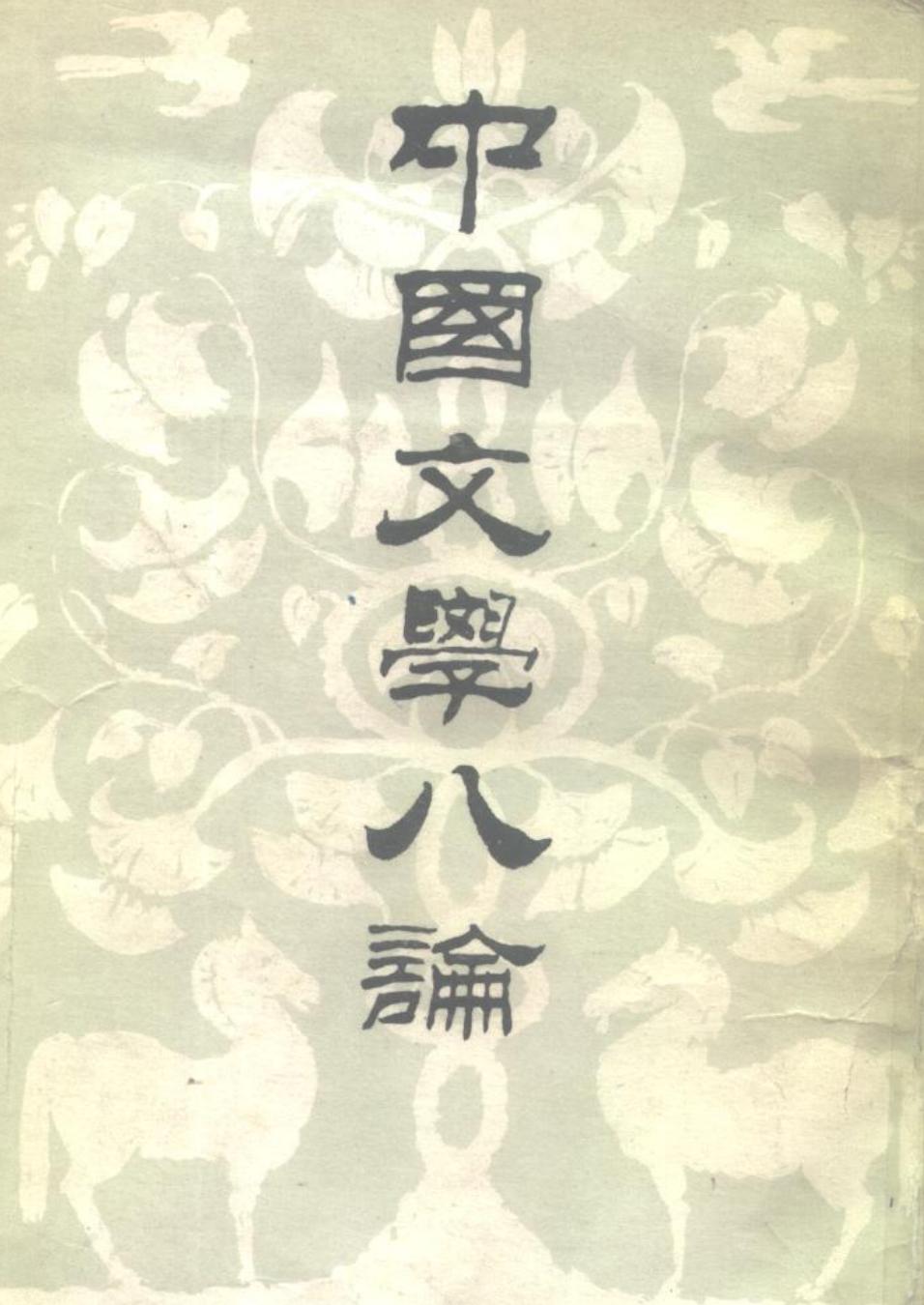


中國文學八論



刘麟生 主编

中國文學八論

北京市中国书店

据1936年世界书局版影印

中国文学八论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北京大中印刷厂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定价：4.30元

目 次

17374/16

- (1) 中國文學概論
(2) 中國散文概論
(3) 中國駢文概論
(4) 中國小說概論
(5) 中國詩詞概論
(6) 中國戲劇概論
(7) 中國文學批評
(8) 中國文藝思潮

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 劉麟生著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方孝岳著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 聶允之著

上海特教院教授 胡懷琛著

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 劉麟生著

河南大學文學系教授 蘆冀野著

中山大學文學系教授 方孝岳著

聖約翰大學中文系主任 蔡正華著

中國文學人論第一種

中 國 文 學 概 論

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 劉麟生著

目次

文字與文學	一
一 字形	一
二 字音	三
三 字義	一〇
文體的分析	一三
四 總論文體	一三
五 散文與駢文	一八
六 詩詞曲	二九
七 小說	三六
八 戲劇與話劇	三七
九 聯語和遊戲文	三九
作風底概觀	四一
十 泛論作風	四一
十一 時代與作風	四二
十二 文體與作風	四六
十三 從作風方面觀察者	五一

中國文學概論

文字與文學

一 字 形

文字是文學的工具，他們的密切關係，是不煩言而解的。可是研究文字，是一種專門的學問——文字學，語音學『小學』等等，不是本書應有的文章。本編所討論的，祇不過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換言之，就是中國文字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咧。

研究文字，可以從三方面觀察：一字的形式；二字的音韻；三字的意義。他們各別的變化，對於我們的文學，有什麼影響與利害，是我們應特別注重的，現在先論字形。

我國文字，是偏重象形的；西方文字，是偏重注音的。這是公認的事實。可是周禮上說：『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那麼中國文字，并非全是象形，也有他種質素在內，不過偏重於象形，是無可疑的。

有人說，象形文字，是幼稚的文字，不適於高等文化的發展。這話也很難說。像中國的文字偏重象形，已經到了極完美的發展，經過長時期的文化薰陶，決不能說是幼稚。不過因為一音一義，偏重象形，難於變化，是很不合科學上的應用。

文學是一種藝術，藝術以真美善為歸，而達到目的的方法，不外激動人的視覺聽覺和感覺。黑格爾所以分藝術為目藝耳藝心藝，他拿文學屬諸心藝。但是文學如何可以激動心靈，仍不外以文字引起人的注意，或者

爲視覺上的注意，或者爲聽覺上的注意。鄭樵在他的通志上說：『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鎗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所以中國的文字，是先從視覺上感人；西方的文字，先從聽覺上感人。

現在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爲例，以明視覺感人的地方。上林賦誠然不免有堆塋的惡習，但是文辭瑰麗（何焯的話），在舊文學上，確有他的地位哩。

森林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概稱豫章，桂椒木蘭，檻離朱楊，楂梨橈栗，橘柚芬芳。

菓品
於是平盧橋夏熟黃甘橙橘枇杷櫻柿亭奈厚朴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萸蘡苔遼離支羅平後宮列乎北園
女史詩言李公已之走，召宋垂令天台閣下，見王氏市，日晏草堂，乃至北園，因賦此詩。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嫋都靚粧刻飾便娟綽約柔撓嫋嫋媚纖弱

天下事先入爲主文學既然是讀物，讀時必須用目，這種象形文字，至少可以先給人以種種想像，使讀者容易明瞭偏旁的好處，如上文中芬芳嫋媚等等，也是字形的效果哩。

漢文因為一字一音的關係於是產生了駢文律詩，這完全是利用對句，為我國文字中特殊的產物。其實對句的利用，固然根據於單音，但是字形也有不少的影響。譬如江南對渭北，楊柳對櫻桃，在下文中，無人不知為巧對，便是此例。

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消北沴寒，楓榆晚葉。周弘讓答王夢書

門侵柳楊垂珠箔，窗對櫻桃卷碧紗。晁沖之都下感往昔詩

重形文字的缺點，是無可諱言的。單就字形而論：（一）筆畫的多寡，不能一律。如「一」字與「鹽」字，都爲常用之字，而筆畫多寡相去懸絕，寫時頗感不便。（二）通假之字甚多，字形往往混淆。如劉永濟說：「透迤二字，見諸古書者，有三十三種。」（見所著文學論）這雖然是例外，可是已經與初學者以不便利了。（三）「字形則筆畫疊變，變更愈多，去原形愈遠，只卽今形觀之，其意不可復曉。」（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可見得重

形的文字，到後來也不能完全重形了。所以集韻有五萬三千餘字，到了今日，常用的字，不過數千而已。

現在節錄服部宇之吉的意見，以爲本段的結束。（見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太平洋國際學會譯本。）

中國之象形單純文字，望其形即可推其義。雖然構造複雜，意義則很明顯；使讀者有確定的印象，易於記憶。但從他方面觀之，亦不免有若干缺點。每字之形狀，與其他任何字不同。初學者必感覺非常之麻煩；在印刷盛行時代，排版時極感困難；對於編輯字典，亦大有困難。綜上所言，以字形而論，中國文字之優點，實足以抵償其缺點而有餘。

二 字 音

六書中，除象形外，諧聲最爲重要。（應從許慎說爲形聲）一字一音，是我國文學中的特質；其中有利有弊。現在分析討論起來。

最大的缺憾，是同音的字太多。哲爾氏（Giles）在他所著的華英字典中說，與『施』字同音之字，有八十七字之多；如『時』『史』『市』『師』等字。（服部宇之吉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但是若用平上去入讀之，也不至如此之多。鹽谷溫說：『現行北京話爲字音之最簡單者，大約不過四百種音。而字音種類最多之福州方言，亦僅八百種音而已。康熙字典共舉四萬字，然今日通行之字，猶不下一萬。僅以八百乃至四百種音，而發四萬乃至一萬字之音，其勢不免有多數之同音異字矣。』（中國文學概論陳彬龢譯）但是古代同音異字的字，還要多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考據，古代無輕唇（非敷奉微）舌上（知徹澄娘）之音，就是說讀非敷奉微，如幫滂并明等音，讀知徹澄，與照穿床無別了。

此外又有通假的字，（如佳可讀維何）破音的讀法，（如令長中的長字讀上聲）借讀的方法，（如身毒讀捐毒）於是音議的混淆，真是莫可究詰了。（近人顧雄藻所著字辨，引例極多。）

一字一音的缺點，既然如上文所述。但是同時對於文學上，也發生一個優點。這便是中國文字宜於作對句，

因而產生世間所沒有的駢儷文字，駢儷文字是平民文學的障礙物，我們不能曲爲之諱，然而同時也是一件美術品，我們總可以確切地承認呢。（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主張『非偶詞儷語不足言文』這話固然不免言之太過，其中也有不少的真理咧。）

服部宇之吉說：『日本人在談話時，喜用中國文，因其較日本土語簡潔易懂，此實中國語之特殊優點。……關於公文法律制度、陸軍等名詞，日本尤喜採用中國字音，因其不但簡單，並且嚴肅堂皇，此亦中國字音之另一優點。』（漢字之優點與缺點）總而言之，文字簡潔，是一字一音的文字最能造成，也是對句駢體的絕好根基。像英文修詞學，所謂平行語氣（Parallel Construction），是偶一爲之則可，究竟不能常見咧，現在略論對偶文的妙處。

文心雕龍麗辭篇說：『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謾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并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嬌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鳥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枩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以上是說正式的對偶律，此外還有散文之中，常帶平行的語氣，使人不覺其爲真正的對偶文，又常常帶了散文化的意味，以舒其氣，更是『神妙欲到秋毫巔』了。元李治敬齋古今對有一條說：『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謂之避對格。然余考諸古文，則散語亦多用之。荀子勸學篇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冰是也。』

其次，我們應當明白諸聲的發展，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梁啟超說：『中國文字，乃屬於衍音系統，當從音

原以求字原（見所著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原）蔣善國說：『所謂一字一母，或一形一聲者，乃舉要而言之耳。形聲之字，不限於一形一聲也。除一形一聲外，有數形一聲者，有數形數聲者，有二重形聲者，亦有省聲者。』（參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此外還有模仿人聲鳥獸聲物聲的字句。總之漢文靠偏旁發音，是自成一個統系，在文學上的應用，確有特殊的功用哩。

現在從四聲重言雙聲疊韻各方面，逐一討論，以表明我國文字與我國文學的相互關係。

劉大白說：『從前研究四聲的，有些人都以為平上去入，是發音長短底不同。據最近劉復先生四音實驗錄中，根據實驗的結論，才知道四聲底不同，長短雖然也有關係，而實在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但是四聲底不同，雖然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而平仄底不同，卻不在高低，而在音底平實和曲折。所以中國舊詩篇中平仄相間相重的抑揚，實在是平仄和曲折相間相重的抑揚了。但是各地底音讀不同，所以所謂四聲，實在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全國相同的標準。』（見中國文學研究中中國詩的聲調問題）

（一）四聲與五聲 四聲為平上去入，五聲為陽平陰平上去入。四聲與五聲的發現，能够使一字一音的漢文，不致在讀音上發生單調的感覺。因為有了抑揚頓挫，便不致單調，同時又增加不少的文體，如近體詩，對聯，調平仄的駢文，皆是他們的重要，可以想見了。（關於陽平陰平的分別，參看周德清中原音韻，便知其詳。）

可是四聲的辨別，在上古時代，是不知道的。正式成立，要算南北朝齊梁時代。梁書沈約傳說：『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沈約如此自負，可以想見四聲在文學上的重要關係了。（趙翼陔餘叢考有四聲不起於沈約一文。王國維有五聲說一文，謂宋齊以後，四聲說行，而五聲轉微。）

然而說上古時候，絕對無四聲，是不易致信的。公羊傳何休解詁：『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顧炎武音論說：『長言之，則今之平上去聲，短言之，則今之入聲也。』是古代僅有平入兩聲。黃侃音

略略例，愛德金（Edkins）北京官話文典，都是如此說法。至於入聲，到了元代，直至今日，北方人已不能容易分別了。

我國人讀文章，有所謂抑揚頓挫的調子，其實便是對於平上去入，加以注重。這個五聲或四聲，是中國文學所獨具的。「應成」在所著社會學原理上，說西方聲音之各別性，至 *Vowels* 及 *Consonants* 而已；中國則於音韻音組之外，尚有內含四聲及五聲（假使我們拿吳（陽平）烏（陰平）五（上聲）惡（去聲）辱（北方音作去聲）翻譯成羅馬字，那便毫無分別了。」

簡單言之，字音要分出平仄；平仄所發生的影響，有二：一是聲調，一是音韻。先論聲調：聲調是全句或全篇中的抑揚頓挫，韓愈答李翊書中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與此是相似的。西文中借重重音，就可以表現出來。中文則非藉平仄不可。平仄的調和，便是聲調告成的階梯。不但韻文中如此，就是散文中，也是如此。王光祈在所著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一文中，說：『吾國輕重律之格式複雜，實遠過於西洋。』言之不爲太過。文心雕龍聲律篇說：『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從，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這是說聲調的應用，與音韻的應用，是大有出入的。唐錢在他的音韻之隱微的文學功用上，說：『和音包舉雙聲疊韻等關係外，如字音之高下，長短，輕重等，都含在內。但同是下平，而『提』音比『圖』高，同是上平，而『花』比『迂』長。又通常兩字相連而只表一意，上一字比下一字讀得重些；又入聲以短促故，似乎比平上去都重些。』這都可以做例子咧。又如近體詩調平仄，古體詩不調平仄。然而古詩有古詩的聲調，近體詩有近體詩的聲調，各不從同。所以王士禛有古詩平仄論，趙執信有聲調譜之作。聲調是繫於平仄，可以概見了。

現在要討論詩韻詞韻曲韻了。韻是由音而來，最初關於音韻的宏著，要算梁沈約四聲譜，可是這并不是韻書，隋陸法言切韻是最早的韻書；對於後來的韻書，有絕大的影響；可惜已經散佚了。唐代韻書出的漸多，以孫

極的唐韻爲最有名。宋代的出品，有陳彭年的廣韻，丁廣的禮部韻，宋仁宗敕選的集韻。南宋時，有平水人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就是世所稱的平水韻，也就是現代詩韻的藍本。他把廣韻二百零六韻，併爲一百零七韻，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元朝陰時夫撰韻府羣玉，取上聲之拯韻，歸到迴韻，於是共有一百零六韻。明初洪武正韻，復併爲七十六韻。但是文人沿用，仍舊是用一百零六韻。清康熙時，撰佩文詩韻，佩文韻府，便以陰氏韻府爲藍本。換言之，就是上平十五韻，下平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

所謂現代詩韻，其用法尚有兩種不同的地方。——就是做古體詩的時候，較爲自由，可以通韻；做近體詩的時候，不可以通韻。通韻的意思，便是幾種韻可以通用；譬如東冬江，或送宋絳，皆可以互相通用，便是爲什麼古詩可以通轉，而近體詩不可以通轉呢？這個理由，是因爲古音的韻部，比現行的韻部簡少，古韻寬緩，所以做古體詩，不妨通用咧。

古人的讀音，與今人大大的不同。不要說唐宋與今人不同，便是秦漢人讀音，也有互異的地方。在鄭玄所箋的毛詩中，常常可以看出古音學，是近代史上的大發現，非常的煩複，不是本書可以論列的。現在排列一個簡目，做我們的鳥瞰。

協韻時代 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宋朱熹的詩經集傳，可爲代表。協韻是用當時的音，來讀古書，因而不免發生改經的陋習，這又叫做叶韻。

通轉時代 最初主張這個辦法的，是宋吳棫的韻補。他把廣韻二百零六部，注明『古通某』『古轉某』等等。但是他的通轉辦法，在當時不甚大有影響。到了清初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方纔有較精詳的討論。此後便有段玉裁的六書音均表，戴震的聲類表，錢大昕的音韻問答，江永的古韻標準，王引之的經義述聞，於是古音學方纔大盛。清末章炳麟的文始新方言等書，可謂集古音學之大成。最近汪榮寶、錢玄同、林語堂、唐鉞諸人，討

論歌戈魚虞模的古讀方法，從古今譯文中，發現些古音，於是通轉的方法，又別開生面了。（參看張世祿的《音韻學第三篇》）

詞韻與曲韻不同，他們又互有不同。在填詞方面，平聲獨押，上去通用，入聲又獨押。至於曲韻方面，入聲分配於平上去之中，祇有三部，詞韻種類甚多。最早的是宋蔡斐軒《詞林要韻》，就是後來的《詞林韻釋》。（見江都秦氏《詞學全書》）這書與清戈載《詞林正韻》，同爲詞韻中兩大權威。曲韻的權威，爲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此外有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中原音韻，是爲北曲而設。洪武正韻，是爲南曲而設，但實際上南北曲部都用中原音韻。中國的方言，南北互異；詩韻、詞韻、曲韻，是很難普遍的了解。尤其說到詩韻，包括很多的古音，如夜字收馬韻，庚韻侵韻的區別，今日祇有吳越閩廣諸地知道。（東冬的區別，祇有福建等處知道）不是多數人能容易領會得來。那麼詩韻（包括詞韻、曲韻）有改良更新的必要，是不待言的。近年來，有趙元任的《國音新詩韻》，拿平水韻一重新分類起來。譬如二十二禡，分爲六十四禡（包括亞霸等等）八舍（包括舍殺等字）和九謝（包括夜借等字），是很合理性的分析。可是分析得太詳細，通韻的方法，更須自由，否則押韻的困難，便加增了。但是最後的權威，仍舊是在多數的學者，能够一致的轉移風氣，定一個極合理性的改革方案，纔好。

音與韻的組成，既如上述。現在再從疊字雙聲疊韻三方面，研究他們在我國文學上的影響。

疊字 疊字也可以說是重言，這也是一字一音的語言所成就的，能够造成音韻上的美感。顧炎武《日知錄》說：『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濛濛》鱠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噴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

文心雕龍《物色篇》也說：『故灼灼桃花之鮮，依依蘆楊柳之妙，杲杲爲日出之容，灑灑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唼唼學草蟲之韻。』

至於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戚，鶴林玉露說：『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其實這句之妙，不僅在疊字，雙聲疊韻，也有關係。不過疊字的關係最大。歐陽修的庭院深深幾許一詞，李易安酷愛其語，遂作庭院深深數闋，無非愛其三疊字的美妙罷了。到元曲發達時代，疊字的句子更多，如顫巍巍，嬌滴滴，冷清清，真是不勝枚舉了。

則俺這煩煩惱惱，哭哭啼啼，想殺我兒也，怨怨哀哀！（張國寶合汗衫第三折）

雙聲與疊韻 雙聲是發聲相同之字，疊韻是收音相同之字。用近世語音學來解釋，便是子音相同，叫做雙聲；母音相同，叫做疊韻。雙聲疊韻，無非增加音節上的美感。英文詩中所謂 Alliteration 是指一句中數字同一起首字母的韻法，與我國雙聲相近，但是不能如雙聲的普遍。至於疊韻，更少見了。錢大昕《音韻問答》說：

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蟲牕』、『虞廷之賛歌也』。次且『剝削』、『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臚』兩疊韻。三章『高岡』、『玄黃』兩雙聲。頤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蹰』，一句而成雙聲。『晉力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藝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蠻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枕』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馭河』，『暴』、『馭』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

本來名詞中，雙聲疊韻的字便不少。如鴛鴦是雙聲，蜻蜓是疊韻，其例甚多，不可枚舉。至於雙聲疊韻的用法，也變化百出。現在祇舉兩三個簡單的例子：

雙聲對雙聲 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杜甫《秋興》）

疊韻對疊韻 咳齒粲爛，宜笑的燭。（司馬相如《上林賦》）

疊韻對雙聲 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淵亮。（陸機《文賦》）

此外有全首雙聲全首疊韻的，真是文人的狡猾，不足為訓了。（參看唐錢《音韻之隱微》的文學功用，曾星笠的論雙聲疊韻與文學，前者見《國故新探》，後者見《中央大學文學雜誌》）

總而言之，文字是由簡趨繁，以合乎進化爲原理。字音也是如此。現在錄馬瀛破音字舉例的序例一段，以爲本章的結束：

『古人諧聲之字，其所從之聲，必與其字音甚相切；近今則不同韻者有之矣，不同母者有之矣。古人假借之字，必與本字同音，而後假借此字，以代本字；今則假借之字，其音多與本音懸殊矣。古人一字，大抵僅有一音；今則往往別標一音矣，古無四聲之別，今則閩廣方言於四聲之外，又別分陰陽矣。又同一古之舌音也，而今有舌上舌腹之分矣。同一古之唇音也，而今有輕唇重唇之分矣。』

三 字 義

鹽谷溫說：『中國語單音而孤立之特性，其影響於文學上，使文章簡潔，便於作駢語，使音韻諧協。』（陳譯《中國文學概論》）假使就字義上說，前兩項尤其是很明顯的。最簡潔的散文，可以韓愈的墓誌銘，柳宗元的遊記爲代表。他們的成功，不外乎用字。這也是因爲字的本身，就很簡潔，試舉謝靈運的詩題爲例：（採用鈴木虎雄《支那文學研究》）

晚出西射堂 游赤石進帆海 登江中孤嶼 田南樹園漱流植援
山往北山經湖中瞻曉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登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朝發河海夕宿江漢（班固兩都賦） 髮靡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曹植洛神賦） 然傾轂而酌海，遂測管以窺天。

方塘水自釣渚池圓（庾信哀江南賦）

用字的方法，不能遍舉。現在略舉數例，以表明字義與簡潔儻偶的相互關係。

(一) 複字之多。單音的語言，在語言修詞上，頗多不便。所以我們說貧，往往加一個字，說貧苦，或貧窮。這雖然是重複的意思，也可以使意義更加明顯，形容更能美妙。駢偶的文章，全靠着複字之多哩！

名詞：『溷草』『白鷺』『孔雀』『鸞鵠』『鶴雛』『鳩鶯』『翠鸞』『紫纓』（枚乘七發）
形容詞或副詞：『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寢』而無聲。雁『彥彥』而南遊兮，鶴鶩『啁啾』而悲鳴。（宋玉九辨）

動詞：子孫『慟哭』於江邊，以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蘇軾到昌化軍謝表）
連詞：『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嘆詞：『嗚呼』『噫嘻』『噭危乎高哉！（李白蜀道難）

（二）省略字之多 這是使文章更容易趨於簡潔的一法，例子甚多。（採用楊樹達高等國文法）
名詞之省略：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傳隱公元年）

動詞之省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孟子萬章上）

介詞之省略：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史記魯世家）

（三）助詞之應用 助詞又叫做虛字，這是漢文中所獨具的。有語首助詞，有語中助詞，有語末助詞；（用楊樹達說）最能表現情感，幫助神思。古文家所謂氣韻，全靠虛字的應用。歐陽修的文章神韻最好，大抵由於助詞用得最妙。（醉翁亭記全用也字收尾，可以爲例。）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詩經權輿） 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史記張釋之傳） 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歐陽修張子野墓誌銘）

文學固然不可過於堆砌，也不宜過於庸熟。在字義上推陳出新，是文學工具上不二法門。所以韓愈說：凡爲文者，宜略識字。蘇軾每出，必取聲韻音訓置篋中。（困學紀聞）我們要研究字義，必須知道幾種基本的字書，就是所謂『小學』。最早的小學書爲爾雅，其中釋詁一篇，相傳爲周公所作，郭璞注爾雅，說這書爲六藝之鉤鍵，到了漢朝，有揚雄的方言，許慎的說文，劉熙的釋名，而許氏的書尤爲此後研究字義的鼻祖。南北朝音韻發達，字